

好东西,好情意

陈慧

我喜欢菜市场。一方面,在这里我很自由,想说就说,想笑就笑,想跳就跳,无拘无束。另一方面,我打小爱望世界,嘴又馋,碰到有趣或好吃的玩意儿,哪怕不买,多看几眼,也倍觉舒坦。

普通老百姓早出晚归,忙忙碌碌,最要紧的是吃和睡。吃得下,证明身体好。睡得着,说明心无挂碍。睡觉在夜晚,绝大部分人每日只睡一觉。吃饭在白天,早、中、晚各一餐。我刚来浙东时,听老人讲待客的礼数,说家里来了远途的客,除去正儿八经的三顿饭,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下午三点左右,以及人夜后的夜宵,一天合计六回。由此可见,吃比睡更重要,更能表达迎客的诚意。

一个人吃饭,丰简随意,自由归自由,寂寞也是寂寞的,一间屋子里只听到自己吧唧嘴的声音。一群人吃饭,七碗八碟,闹闹哄哄,又好像聒噪过了头。好吃的,想吃的,爱吃的东西,只有和最亲近的一个人共享,才别有一番好滋味。看过蔡澜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一大早醒来,忽然想吃猪颈肉(俗称槽头肉),于是携妻子同住菜市场,精心挑选了中意的肉,一人料理配菜,一人用手刀细细剔去猪颈肉中的淋巴。忙活到中午,香喷喷的猪颈肉端上餐桌,夫妻俩举起红酒杯,相视一笑,那种默契便是茫茫人生中的慰藉和陪伴。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居住的村庄也有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和睦恩爱,走到哪里,都是秤不离砣。去地里干活,老先生扛着锄头,老太太拎着竹篮。上街买菜,老先生开着电瓶车,老太太坐在后座。有一天,老太太来我家串门,闲聊中讲到丈夫生来不吃葱和蒜,别说吃了,光是闻到味道也会犯恶心。老太太原先在娘家时很喜欢葱蒜调味,自从嫁给了他,唯恐葱蒜的气味引起他的不适,主动放弃自己的嗜好,再没让葱蒜出现在自家的饭桌上。我问老太太,你明明想吃,为了老先生,熬着不吃,是不是太委屈自己了?老太太笑眯眯,这有什么呀,我们坐一张饭桌,要是他难受了,我吃得也不香。一家人,我体谅他,他照顾我,大半辈子就这么过来啦。

蔡澜夫妻的一起吃,村里老夫妻的一起不吃,都是做伴侣的一等学问。饮食上的迁就,绝不是卑微的牺牲自我,而是柔情满满的理解、尊重。恩爱美满的婚姻中,都存在着这样高级的情感。

吃是中国人表达爱与牵挂的主要方式。喜欢一个人,自然而然地熟悉他的口味,知道他爱吃什么,甘之如飴地为他忙碌。长辈对晚辈,父母对儿女,朋友之间,情侣挚爱,莫不如此。

吃的东西名堂大,城里人选择却有限,除非家境优渥,否则日常无非大棚蔬菜及速成肉类。我住浙东乡下,在获取食材这一块反倒自在许多。村里水土灵秀,民风淳朴,邻居们待我极好,我一年四季吃的蔬菜,多半是邻居们亲手种植出来的。这些菜少用农药,多施有机肥,吃得格外安心。

舌头这玩意儿,吃惯了本色好物,轻易忽悠不了。出门在外,哪怕是一碗寻常的炒青菜,我都能辨别得出它的来历。大棚产品疲软,寡淡、味同嚼蜡。露天蔬果脆甜,鲜美,活色生香。

原生态的素菜不愁断供,好的荤菜,我就只能碰运气。如今乡下也难觅真正吃糠咽菜的猪。马路边卖肉之言之凿凿,保证自家的猪是吃“糠拌饭”长大的,我一般不较这个真。

我在苏中平原的农村生活了十三年,虽没亲自养过猪,但亲眼见过大人们养猪的过程。那真是个苦活儿!猪的胃口大,春夏两季,白天要去野地里挖肥嫩的猪草,一篮一篮地背回来。秋天给猪喂红薯藤、萝卜缨子。冬天的晚上,剩着一星半点饭粒子的刷锅水都会不得倒掉,要留着煮猪食。那些不上品相的番薯、芋头、胡萝卜、老南瓜、大头菜……在煤油灯下仔细拾掇干净,通通扔进铁锅里,架起柴火,咕噜咕噜煨熟后,再拌入适量的麸皮或木糠。熬猪食必须掺凉水,把结成坨的通通捏散,方能倒进猪食槽,不然,容易将猪的食道烫坏。等到第二天投喂,凉掉的猪食又要用热水调得温温墩墩,确保不会刺激到猪的肠胃。

“吃糠咽菜”本是形容苦日子的,搁到如今的二师兄身上,简直就是猪生奢望。我家西邻早几年前有个小型的养猪场,三四十头猪挤在棚子里,从断奶后就开始吃配方饲料,一直吃到进屠宰场的一天,不知青草为何物,肉眼可见它们吹气般的发胖,满打满算四个多月出栏。高效归高效,肉的口感自然打折扣了。肥肉油腻,瘦肉发柴,嚼在嘴里,着实令人沮丧。

人活一世,吃不到地道的好东西,就像是和红尘中的某种深切的联系被切断了!而这世上所有的好东西都必须是用时间精心喂养的。比如养猪,比如做菜,比如谈恋爱,比如经营婚姻。走捷径,貌似最终也抵达了终点,但失去了心无旁骛踏踏实实的那个过程,一切已在不知不觉中,脱离了最初的轨道。

陈氏书院小记

陈彦

广州这个城市是来过很多趟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和深圳是大家特别向往的地方。这次又因羊城晚报的“花地”文学榜颁奖典礼而来“凑阵仗”了。要紧的景点,似乎都是看过的,却说还有一个陈氏书院值得一看,尤其我又姓陈,就来看了。

陈氏书院原为陈家祠堂,位于荔湾区。叫荔湾,是因“一湾清水绿,两岸荔枝红”而得名。这一湾清水,据说也曾失去清澈,臭泥如糊。好在近些年,人们用心清淤打理,它又重焕生机,如今,这湾水已能悠然走船,虽不见昔日那漫山遍野的荔枝红,却也是秋花繁盛,一片大美景观了。这里是广州最古老的街区,也是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游客们如灵动的织锦穿梭其中,身姿与神态千变万化,那脸上洋溢着春风般的笑容,被花团簇拥着,鲜活生动的模样,景色之绚烂、丰沛、曼妙,自是可以想见的了。

陈家祠堂安置在这样一处所在,想来也很是有些远见的。据说1888年的时候,有几个陈氏“头面”人物凑在一起,商量建一个陈家祠堂。广东有一句谚语:天下李,广东陈。陈氏是当时广东的最大姓。家族一大,再有点财富,就不免要思考一些光宗耀祖的事。当然,也是想通过光宗耀祖,来唤起一姓的凝聚与自强自立意识,这都是宗族祠堂曾经发挥过的一些正面作用。

不过,宗族祠堂也并非尽善尽美,其负面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有一些宗族祠堂,在施行“家法”时,手段极为残忍,把人打得缺胳膊断腿、崩了门牙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我们也应看到,尽管宗族祠堂存在这些负面行为,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意义。在传统社会,家庭、家族、宗族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对社会治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是,今天的乡村社会,这一维度明显有所缺失。老辈人说话不管用,常要看晚辈眼色,这并非单纯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问题,而是传统齿序尊严与生命经验脱节了。

面对陈家祠堂,我脑子嗡地一下涌上来许多问题。这座祠堂的建筑规模极为宏大,素有“岭南的一颗古建明珠”的美誉,且至今保存完好。它始建于1888年,至1893年竣工落成,堪称“集岭南建筑工艺之大成”。祠堂的庭院、门窗、屋脊、梁柱,皆饰有石雕、砖雕、木雕以及陶塑、灰塑作品;此外,彩绘、壁画也色彩鲜艳,绘制精美。而这些以立体画面为主的形塑绘事,几乎涵盖了儒释道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诸多经典故事与辞章佳句,营造出十分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与气象。值得一提的是,祠堂在建造时还巧妙融入了当时颇为时尚的西式元素,如铜塑铁铸制品,并设置了不少镂空栅栏,这些西式元素与整体风格融合得恰到好处,并不显得突兀。整个祠堂占地两千多平方米,有九个厅堂、六个院落,空间通透,气势恢宏,难以想象,当初设计与推动祠堂建设的人,有着怎样开阔的眼界与宏大的精神气度。

它是一座广东各地陈姓人氏的“合族祠”。由数十个县的陈姓人集资而建,且这些陈氏后裔的宗亲之间是没有什么系谱联系的。可见陈姓人氏在“认祖归宗”问题上

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历史记载,“义门陈氏”家族在北宋时,曾经创下3900多人“同炊共饮”“三百多年不分家”的家族史,被誉为“天下第一家”。很难想象,这么大家族怎么在一个锅里“搅匀把”能搅那么多年,还没把锅砸了。那股乌决乌决的势力,却让朝廷不安,何况在陈氏家族的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个造反的陈胜和一个演绎了32年历史的陈朝。陈朝的第一任皇帝竟然叫陈霸先,这个名字听上去也是有些霸气十足的。官家让陈氏家族分开过,自是有官家社会治理的道理。陈家人也不敢违拗,遂摔碎一口大铁锅,有了291块锅片,然后大家分成若干支,各拿一块锅片远走天涯。有的甚至历经数千里“绝地迁徙”。据说历史上他们还“团聚”过一次,这团聚,就是用锅片拼接起一口“天下掰不开的陈字”的“大铁锅”。可见陈家人始终是有“内聚”传统的。因而,广东姓陈的人集资建起一个陈氏祠堂,并以“聚贤堂”为主殿,其本身就是一种深厚传统的余脉续接。

据说修建这样一个祠堂耗费银两巨大,尤其是那道堪称历史与艺术风景线的屋脊,怎么形容它的美轮美奂,都是不过分的。那是真正的琼楼玉宇、雕梁画栋。而两边“防火防盗防台风”的山墙,也是高度审美化了的艺术构造。总而言之,院里任何一处宏大叙事与微缩景观,都是对人的生命与精神安居的丰富隐喻与象征。

当然,陈家祠堂建好以后,虽然他们以各自所掏的银钱多寡,摆列了很多“支脉”牌位,但在特殊年代,很快就“砸锅倒灶”“烟火不再”了。据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曾有一个印刷厂进驻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移交给广东民间工艺馆管理。终于在一百年后的1988年,陈家祠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算是进了“保险柜”。

参观完陈家祠堂,现在也叫陈氏书院,作为陈姓人,我有点感慨:

一是陈家的确是大姓,一直以来总有人热衷于修谱、修祠之类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且不辞劳苦、不遗余力。我也接待过几次这些热心人士,能感受到他们都是片好心,想把陈氏一门发扬光大,让后进模仿前贤,努力精进。不过,在我看来,大可不必非要建一个新祠堂的。其实换个角度看,由一口锅变成遍布世界的291块锅片,恰是陈氏家族真正“发扬光大”的生动写照。据说好多“锅片”都迁到岭南来了,家族成员分散到各地,在不同领域、不同环境里发展,这极大地拓展了陈氏家族的影响力范围。

二是家族的发展与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发展紧密相连。陈氏家族从“同炊共饮”到“分锅而居”,再到如今陈家祠堂成为民族、国家、人类的共同财富。当家族物质、精神遗产被置于更宏大的视角下审视,便成为民族发展脉络的鲜活注脚,让后人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也为国家文化宝库增添了独特的光彩,进而成为全人类了解特定文化的重要窗口。家族遗产不应局限于家族内部的小范围传承,而应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整个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一场雪,一段不舍的乡愁

廖生斌

前些日子,我陪夫人回到她外婆老家——长江新区江堤村,看望她的表哥表妹,儿时玩伴,在乡下吸吸新鲜空气。不想,次日清晨,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将整座江城温柔覆盖。我们所在的长江新区江堤村,也沉浸在一片素净的洁白里。一早,我便被窗外的雪景勾得心痒,心心念念要去江堤上拍雪。可路面已结冰,担心电动车打滑,只好按捺住冲动,守在窗前,眼看路面的雪被往来的汽车碾得慢慢融化,才推车出门,踏上前往江堤的路。

江堤,即长江防洪大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因防洪建设,村民整体后迁一公里,村名却沿用了下来。如今的长江新区江堤村,是藏在武汉城郊的一处烟火之地,既有历经风霜的老屋,也有拔地而起的新楼,悄然藏着自己的节奏。

我特意绕到江堤9队、10队的堤上,那里是俯瞰全村的最佳角度。刚踏上堤面,脚下便是一滑——积雪被风吹得紧实,又混着冰碴,稍不留意便会滑倒。我只能紧攥着车把,在堤上缓慢移动。寒风裹着雪粒,打在脸上像细小的冰针,刺得皮肤生疼,没一会儿,耳朵、鼻子便冻得通红,连带着手指也渐渐失去了知觉,连按动相机快门都有些僵硬。

然而,当我终于站定,放眼望去时,所有的寒意与艰辛,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涤荡一空。

雪,是这场冬日盛宴最温柔的画笔,将江堤村的每一处角落勾勒得诗意盎然。老房的黑瓦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像给古朴的屋顶戴上了一顶白绒帽;屋檐下挂着的冰凌,长短不一,晶莹剔透,在微弱的阳光下泛着清冷的光泽,仿佛是时光凝固的泪珠。新楼的墙面被雪村得愈发洁净,玻璃窗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雪雾,隐约能看到屋内透出的暖黄灯光,与屋外的冰天雪地形成鲜明对比,透着一股人间烟火的温暖。最动人的是那些残垣断壁,被白雪温柔地覆盖,残缺与洁白交织,竟生出一种庄严的沧桑之美,像是在诉说着江堤村的过往与变迁。

雪落无声,却将江堤村的时光定格。老房的木门上,贴着褪色的春联,红底金字被雪半掩着,依旧透着年的气息;院中的老槐树,枝丫上积满了雪,像开满了白色的花,风一吹,雪粒簌簌落下,落在地上,悄无声息。新楼旁的空地上,几个孩子裹着厚厚的棉衣,堆着雪人,小手冻得通红,却笑得眉眼弯弯,清脆的笑声穿过雪幕,在村子里回荡,给这静谧的雪景添了几分灵动。而那些残垣,曾是村民们生活过的地方,如今虽已废弃,却在雪的包裹下,依旧能看出往日的模样,仿佛能看到曾经在这里忙碌的身影,听到曾经的欢声笑语。

我站在堤上,冻得瑟瑟发抖,却舍不得挪动脚步。手指早已冻得麻木,连相机都有些握不稳,仍还是一次次按下快门,想要将这老房、新楼与残垣覆雪的画面一一留住。这是独属于江堤村的雪景,是时光与自然碰撞出的绝美画卷。老房承载着江堤村的记忆,新楼代表着江堤村的新生,残垣则是时光留下的痕迹,三者雪的交融下,交织出难以言喻的和谐,构成了一幅最动人的画面——有岁月的厚重,有新生的希望,还有时光的温柔。

我深知,这样的景致,或许明年落雪就再也看不到了。城市在发展,江堤村也在慢慢变化,老房或许会被拆除,江堤或许会被平整,新楼会越来越多。这场大雪,于我而言,更像一场温柔的告别,也像一次珍贵的相遇。我按下快门的每一次,都不只是在拍摄记录雪景,更是在替江堤村的乡亲们,留住这份珍贵的记忆,留住时光里最温暖的模样。

雪渐渐小了,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落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堤面上的雪开始慢慢融化,冰碴子渐渐消融,脚下的路不再那么湿滑。我推着电动车,慢慢往回走,回头望去,江堤村在雪的映衬下,依旧美得让人心醉。这场雪,落在武汉,落在长江新区,更落在江堤村的时光里,它不仅装点了冬日的江城,更留住了一段珍贵的记忆,让那些即将逝去的美好,在镜头里,在心里,永远定格。

姐姐的选择

张慧兰

三年前,我第一次在婆婆家见到先生的姐姐和姐夫。姐姐个子高挑,皮肤白皙,眉眼鲜活,说话温文尔雅,穿一套时髦的衣服,完全看不出是一个长期在田地里劳作的瓜农。相比之下,姐夫个子矮小,又黑又瘦,穿一套深色衣裤,身上还沾着黄色的泥土。他的话很少,听我们聊天,偶尔会附和着笑一下,露出还算洁白的牙齿。当时,我心里暗暗衡量,觉得姐夫完全配不上姐姐,姐姐嫁给这样的男人真是亏了。

回来后,我问先生,姐姐当初是怎么看上姐夫的。先生告诉我,姐姐当年初中毕业后在缝纫厂上班,是厂里的厂花。当时,先生一家住在五七农业大学的职工宿舍里,父亲是农校会计,母亲是原种厂职工,家境还算不错。不久,先生家隔壁住进了一位新同事,同事的未婚夫是采石场的小老板。一来二去,两家熟络了,小老板觉得姐姐貌美手巧,便想把自己的老表介绍给她。老表刚从部队转业回来,人老实勤快,心眼灵活,还学了一门木匠手艺。都说“荒年饿不着手艺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手艺的人确实日子好过些。小闸口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可在小老板的鼓吹下,父亲最终同意让两人见一面。

姐姐在与姐夫见面后,不知怎么,竟被姐夫说动跟他一起去湖南张家界旅游。从小到大,长到22岁的姐姐从没出过远门。姐姐跟姐夫去湖南玩了几天就回来了,回来后容光焕发,好像出去见了一趟世面从内到外都有了变化。后来,也有人给姐姐介绍对象,男方的条件都比姐夫强,但姐姐全都一口回绝,铁定了非姐夫不嫁。

姐姐出嫁那天,先生和同族的几个弟妹一起去姐夫家送亲,去了以后大吃一惊。姐夫家三兄弟全都住在一栋低矮的三间土屋里,除了姐夫的婚房置办了件家具,其余地方可以说家徒四壁。先生回家气呼呼地跟父母说清实情,可事已至此,旁人又能奈何?

好在姐夫虽不善言辞,但对姐姐一片真心,凡事都由姐姐当家作主,自己只管做事赚钱,赚的钱一分一毫全部交给姐姐。若姐姐娘家有事,跑过来比的士还快。姐夫还曾给姐姐娘家打过一排木柜,七字形的,正好放在家里拐角的地方。姐夫的手艺谈不上好,但材料实诚,做工扎实,能用好多年。虽然后来姐夫的手艺荒废了,可他当时的举动赢得了全家人对他的接纳与认可。

后来,姐姐与姐夫有了一双儿女,两个人勤耕苦作,攒钱在镇上买了一栋楼房,就搬离了姐夫所在的小闸口村。搬到镇上后,他们在附近农场租了三十亩地,开始种瓜。刚开始一年两季,后来改为一年一季。姐夫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很快,他便掌握了一整套种瓜的流程,选种、播种、育苗、移栽、上肥、杀虫、除草、整枝、授粉等,一个人可全部搞定。

姐夫寡言少语,不喜欢群聚和应酬,自成为一个地道的瓜农后,便如鱼得水,怡然自得。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姐夫就骑着电动车来到瓜地,细心查看瓜苗长势,安排好一天的工作,并且时时监测天气和温度。若遇大晴天,姐夫便会赶在太阳出来前把瓜棚的门打开通风,否则温度过高,瓜苗瞬间便会烧死。姐夫时常扛着锄头,这儿看看,那儿挖挖,疏通水道,清除杂草,顺便在瓜地的角角落落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种瓜是一项特别专业的工作,从二月育苗到六月瓜果成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会导致减产甚至绝收。为此,姐夫从早到晚,长年累月待在瓜地里,累了,就在旁边搭的棚子里休息一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陪伴姐夫劳作,给姐夫做饭、送饭,则成为姐姐每天的功课。

有一次,我和先生到瓜地去玩,看到姐夫正在给花人工授粉。他蹲在垄地旁,神情专注,摘下一朵雄花,小心翼翼地将花粉涂抹到雌花的柱头上。我问姐姐,姐夫如何知道哪是雄花,哪是雌花。姐姐笑着说,他看多了就知道了。姐夫种瓜慢慢摸索出了一套诀窍,施什么肥,什么时候授粉,才能保证瓜口味纯正,香甜爽口。到了收获季节,每天都有贩子来瓜地收瓜。整个农场,姐姐、姐夫种的瓜甜度是最高的,因此也最受瓜贩喜欢。遇到旺季,瓜贩子的车排队候在地边,等着他们下瓜。那段时间,姐姐和姐夫常常起五更,睡半夜,还把孩子们请回来帮忙。当瓜农是很辛苦的,然而这份辛苦也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因长年累月辛苦劳作,几年前,姐夫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只得做了手术。好在恢复得很好,一年以后又能背能驮了。只是,从此姐姐便严加看管,并且买了适合田间运输的智能推车,再也不让姐夫出蛮力了。

这几年,每到瓜熟时节,姐姐都会打电话叫我们回去摘瓜。遇到瓜破了,随手放进嘴里,那股清甜,比喝甘露还要舒爽。给我们摘瓜照例是姐姐的事,劳累了一天的姐夫这会儿便会叼根烟,在田间慢慢转悠。黑瘦的脸庞、矮小的个子,照例是沾满泥巴的裤腿。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姐夫的样貌似乎没什么变化,只是他的笑容多了,他会对着夕阳和晚风微笑,对着田间的每一株野草和瓜苗微笑。而在他沉默的笑容中,他们的生活也越过越红火。

有一次去亲戚家吃饭,我悄悄地问姐姐,当初她坚持要嫁给姐夫,是不是因为姐夫带她去张家界玩了一趟。姐姐笑着说:“是啊!他是第一个带我去看世界看风景,打开我心门的人。你想想,两个人一起去看山看水,一起经历高山险峰,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吗?更何况经历过这样的坎坷曲折,人生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过不去的?”望着姐姐开心的笑容,我突然感觉她无比幸福。与其说那是一次旅游,倒不如说是一次刻在她灵魂深处的美好记忆。而这样的记忆,也许很多人终其一生也难遇到。

我终于理解了姐姐的选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姐姐的人生不正是这样吗?



荷畔鹤影(中国画)

余楚民 作